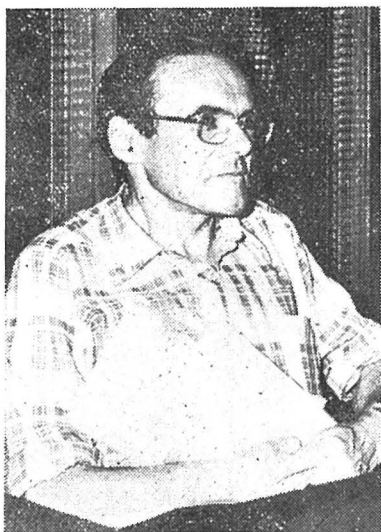


記法國漢學家

吳德明教授

胡萬川



人

身材不高，體型好像東方人，年紀大概五十歲，六十不到；沉著穩重，不苟言笑，這是吳教授第一次給我的印象。

吳教授現任法國巴黎漢學研究所所長，也是巴黎第七大學的中文教授。本名 Yves Hervouet。我想，他研究中國文學大概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可是在今年以前，他却從沒來過臺灣。今年七月，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邀請來臺訪問，才算和我們寶島第一次真正結下了緣。

不久前，在朋友的引見下，我們認識了。那一天，或許由於他剛拜會了許多的地方回來，顯得有點累，但是，我們還是很愉快地談了半個多小時。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胸中滿腹的經綸，却絕不見鋒芒，內斂的修養真已涵化到家。和我這個腹無點墨，却每愛高談闊論的人一比，風格倒真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還是聊了起來，因為，他畢竟是個熱情的人。不論我所扯的是不是一個成熟的見解，他都

能聆神的諦聽著。我雖不學，却能够從他專注的眼光中，體會到他那一份對學問的熱誠，對中國文學研究的關心。

後來，第二次的見面，當然談得比初次見面的時候多了些，大家談得頗為愉快，或許，因為我們知道了，至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他出生於法國的農家，研究的是中國文學；我來自中部的鄉下，也曾讀過幾年的文學。

書

吳教授有不少研究中國文學的專門著作，從賦到詩到小說都有，包括的範圍很廣。另外，目錄學上的編纂工作，成果更是可觀。

他最早發心研究的是司馬相如。他說，他會把司馬相如當作研究的對象，是受了漢學研究的前輩戴密微先生的影響；研究的成果，就是那本名為「御用詩人司馬相如」的堂堂兩冊鉅著。這一部書，他發了十五年的時間才完成。他說：「我們法國人研究中國文學，多半比不上你們中國的學者，因為你們一開始就

有著豐富的中國文化知識的背景，閱讀的速度也快，可以同時研究較廣的範圍，我們就不能，所以我們每研究一個題目，只得非常專心地去做，心無旁貸，才能有所創見。」這是他客氣的話，但是，也是真心的話。就像我們的學者去研究法國文學一樣，如果沒有特殊的背景，當然是研究不過法國人的。自己的文化，無論如何，由自己國人來研究發揚，方是正道，但是，我們研究自己文化的成果是不是已經有了很滿意的成就了呢？

屬於純文學的方面，他第二個研究的對象是李商隱。關於李商隱，他也已經寫了五百多頁的論著，但是，他說還不算完成，所以還沒出版。我想，全世界能讀法文的漢學家，大概都在拭目以待吧！

關於小說，是一本在他主持之下，由聯合國文教委員會出版的作品，就是聊齋誌異選輯的法文翻譯與研究。

談到目錄學，我認為他的成果相當可觀。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編輯出版了歐洲各國所藏中國方志目錄，接著又編印歐洲各國所藏中國雜誌目錄和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間西方研究宋代的目錄；最近完成的是

有關宋朝書目提要，這一部書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目錄學和索引的工作，是治學研究上最基本的參考用書，法國漢學研究所在他主持下，也出版了不少中國古代名著的引得。目錄與引得的編著，所發的心血大，所給後人的幫助更大。我想，國外的漢學研究之能日進一日，和他們對這種基礎工作的重視，是很有關係的。

說賦

賦，這曾經風靡了我大漢時期四百年，高踞廟堂首位的文體，曾經鋪陳顯現了我大漢王朝富麗飛揚的那許多宏篇鉅作，而今，在浩瀚的中國文學領域裏，却早已被後出的小兄弟們唐詩、宋詞、元曲擠進了冷宮。在大學的講壇上，師生互證的是詩心曲藝；社會上，人們暢言多引的是唐宋佳句，再也難聞有人和你說漢賦道相如。

難得的是，二千年後，在萬里之外的吳教授，居然花了十數年心，專致於司馬相如的研究。相如，這千古風流人物，正是漢賦文學的代表，探驪取珠，要

了解賦，你就得了解相如。

即使對賦不甚了了如我，對那相如琴挑，文君夜奔的故事，也久已耳熟能詳。我問吳教授關於這故事的真實性，吳教授認為我們既無法起古人於千載之後，就只得先相信那較可靠的記載，他說：「他們這段故事，已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我想這事情是有的。」漢時男女風氣，不似宋朝之後的保守。君未有婦，我已無夫，既兩情相悅，使效鳳凰于飛，又有何不可？這美麗風流的故事，早已傳為千古美談，可誰又知，美麗背後另是一段悲哀，吳教授說：「可惜的是司馬相如功成名就之後，又另外娶了一個。」多情却偏多薄倖，相如算是創下了這不好的典型。

賦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和詩不同，和散文更不一樣，我請教吳教授，在西洋文學中有沒有類似的體裁，吳教授說：「可能由於中、西文字構造基本上的不同，西洋文學中並沒有類似的文體。」因此，他在翻譯這個字的時候，只好音譯，再加以解釋，他說：「以前有人把賦翻成 prose-poetry，我認為很不恰當，因為兩者實在很不相同。」就是我們所稱的散文詩，散文詩和賦，果然是風牛馬不相及，若無恰當的

詞彙相配，而強作解人，只怕更會引起更多的誤解。古人譯佛經，遇有無可意譯的字，就用音譯，也是這個道理。

我們談到了漢賦和楚辭，以及樂府詩的一些關係，吳教授認為樂府詩有著楚辭的影響，兩者在風格上比較近些，而漢賦和樂府詩雖然同是漢朝時代的代表作品，但兩者風格截然不同；漢賦是貴族的廟堂文學，樂府詩却是富有民間色彩的詩歌。以前有人把楚辭和漢賦歸為同類，吳教授認為不很恰當，因為兩者在各方面有著相當的不同。

我們也談到了作品本身，首先是那篇纖麗肉感的美人賦，中國第一篇色情文學，古代漢賦的編輯者把它列為司馬相如的作品。大概由於它和相如的風流韻事頗相合拍的關係吧，可是後來的學者已多懷疑這篇的真實性。吳教授也認為美人賦不是相如的作品，他說：「這篇是後人的作品，但是寫作的年代還不能確定，可能是魏晉以前，後漢時期的人所寫的。」

「你認為相如寫作大人賦，有沒有受到當時神仙思想的影響？」我向吳教授請教。

他說：「大人賦這篇和真正的神仙思想沒什麼特

殊的關聯，我認為它倒是一篇瀆神的作品。大人在這篇裏代表的是皇帝，他寫這篇，目的是向皇帝遊說；這種作法和觀念，和縱橫家倒有點相像。其他像子虛、上林等篇，描寫的對象儘管不同，目的却都是一樣，表面上似乎在勸諫皇帝，骨子裏却在討好皇帝。」

「對於像兩京賦、三都賦這種長篇大著，雖然說當時曾經洛陽為之紙貴，風靡一時，但是我對這種作品却很沒耐心去讀完它們，不知你對這類作品有什麼特殊的看法？」三都、兩京都是後漢的作品，專門用富麗的詞句，描寫堂皇的建築。

吳教授說：「這些作品是寫得富麗堂皇，但是却缺乏感情，只是像編字書一樣，把許多相同的辭彙編排一起，來強調描寫一樣東西，對這些作品，我實在不感興趣。」文學的生命最主要的還應當是感性與內涵，而不只是外表的鋪排。三都、兩京等類似作品的嚴重致命，就是他們太注重外表的形式，而忽視了文學本身應有的內在的生命吧！

談詩

唐詩也是吳教授注重的專題，尤其是李商隱，更是他研究的焦點所在。他告訴我，在衆多的唐代詩人中，他會特別選擇李商隱作為專門研究的對象，不只是爲了商隱的詩美又好，最重要的是他的詩難又難，對於一個研究者富有挑戰性。「越難，研究起來的興致越高」這是吳教授的看法。

留傳於今的商隱詩篇六七百，但是最膾炙人口的還是那錦瑟五十和許許多多的無題詩。詩而無題，却久傳頌，我們可以說因爲它們的題已在詩中，在我我心中。

吳教授說：「有些人以商隱很不順利的政治生涯這方面來解釋錦瑟和無題，我不同意，我認爲這些詩多半是情詩。」從對詩經的注釋開始，就有好多人老是喜歡把許多美好的情詩民歌都戴上念君思國的大帽子，這些人實在用心良苦，無奈却常是弄巧反拙，徒增困擾。對於商隱這些詩所指的對象，吳教授也談到了它們的隱晦難解。到現在爲止，有人說它們寫的是他和當時女冠（女道士）的戀情，有人說是和宮女的韻事，還有其他的種種傳說，到底是啥，我想，只要吳教授有關李商隱的大著出版，對這問題當有一番澄

清的。

「在當時牛、李黨爭的漩渦中，商隱的政治生活很不如意，你認爲這對他的作品有什麼影響。」我問吳教授。

他說：「牛、李黨爭對他的政治生活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他的作品影響最大的，應當是他和太監劉蕡的關係，而不是那些重要的牛、李黨人。另外，對他的作品風格影響較深的他的前輩詩人李賀。」

「有沒有試圖將商隱的詩和李賀或杜牧等其他的詩人作比較的研究？」我說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

「在西洋文學家中，有沒有什麼人的作品和商隱類似，可作比較研究的。」我又問。

「關於這個問題，以前倒沒想過，」他沉思了一下：「實在想不起有任何西洋作家的風格和他相像的。商隱的詩難懂，但是，一般的讀者却能以他的詩句中感受到那份優美，那份隱藏深邃的感情。他能用最恰當的文字，來表達心底最微妙的情懷。可以說，他詩裏的語言和心的語言，是配合到了家。他的詩難解，是我們對他所描寫的對象的不清楚，而不是他的用

字。現代有些西洋詩人的詩是相當難懂，但是我認為他們的詩就只是難懂，此外，再也沒有什麼，這是不能和李商隱相提並論的。」

於是我們也談到了一些比較研究的問題，他認為文學的比較研究很有意義，但却是不容易討好的工作，因為要比較兩家時代不同，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各異，甚且語言文字不同的作品，所需要考慮到的範圍很廣。這是個新的領域，仍然值得我們的開拓。

也說近人

吳教授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相當廣，除了漢賦、唐詩，他對近代文學也非常喜歡，他和我談到徐志摩、郁達夫。

他認為在中國文學家中郁達夫是個怪人，起先我有点不解，他說：「他的作品，所寫的都是關於他自己的事，戀愛、痛苦、失望，都是他自己，個人色彩相當的濃厚，最特出的一點，是他很露骨地描寫了他自己性方面的事，壓抑、自淫、種種經驗，這在其他的人，以前的人的作品都是少有的。在中國歷代以

及近世的名家中，那麼專注於自己，表露自己的，倒真是少見，尤其關於自己的性的自慰。

關於徐志摩，吳教授談到了他和法國的因緣，因為一向我們只注重徐和英國的特殊關係。吳教授認為徐的思想和作品受到服爾泰、波特萊爾以及其他法國浪漫派作家的影響。徐志摩住過巴黎，寫過巴黎鱗爪，翻過服爾泰的龔第德，我想，法國文學對他的影響應當不只是一鱗半爪吧！可惜我不是研究徐的專家，否則，應當可再進一步的探討下去，因為吳教授刻正指導一個中國學生寫有關徐志摩的論文呢！

吳教授是個多方面的學者，奈何我知有限，未能多有請益，尚望改日得緣，能再將他的博學特見，進一步地介紹於國人。

